



魔法师俱乐部

魔法使いクラブ

(日)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许金龙 主编

魔法师俱乐部

魔法使いクラ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法师俱乐部 / (日) 青山七惠著; 竺家荣译.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4-2

I. ①魔… II. ①青…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7443号

MAHOTSUKAI KURABU

by AOYAMA Nanae

Copyright © 2009 AOYAMA Nana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GENT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OYAMA Nanae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魔法师俱乐部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 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4-2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主编致辞

日本文坛新生代群像图解

“新生代”原本是地质术语，意为6500万年前至今的最新地质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等山脉，哺乳类动物和显花类植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化和发展。另外，日本习惯于将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新人类，而中国则习惯于将1970年以后、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分别称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为了称谓上的方便，更是因为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期待，这个系列丛书被冠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总题名。至于群像一说，记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结束后不久，我与中国文学专家桑岛道夫教授（这套丛书的中国文学系列主编）曾联手写过一篇题为《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的文章，大致介绍了与会的中日两国青年作家。时隔将近四年，我很高兴与桑岛教授再度联手为两国新生代作家进行素描。当然，我的任务只限于描述由日本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群像。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恐怕只能挂一漏万，将文字集中于最为生动、形态各异的几座雕像上，比如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村田沙耶香、西加奈子、羽田圭介

或许因为学的是行政社会学专业的缘故，芥川文学奖、野间文学奖和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中村文则（1977）在大学里便被《个人的体验》等小说所吸引，注意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打工时写下的处女作《手枪》，明显具有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特征——借助文学介入社会问题。我们如果由此上溯而行的话，则会在萨特诸如《呕吐》等作品中发现同质的元素，这也印证了中村本人在“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法国作家萨特在一篇题为《写作为何物》的论文中写道：写作，是向人们暴露（展示）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行为。萨特为写作所下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因为，写作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单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时代的深邃内涵……”^①当然，这段论述同样是《遮光》《泥土中的孩子》《扒手》和《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等作品的最佳注解。

在最后这部作品中，作者延续着对社会的关注。照例是青年主人公的“我”生长于孤儿院，成年后在看守所任狱警，儿时的奇异梦境、挚友的自杀、犯人的欺诈和沦落、对死刑意义的思考等问题无时不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借酒浇愁并失控殴打犯人，最终却帮助一位年轻犯人认清人生，在死刑上诉期的最后时刻说出犯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入木三分地描绘游离于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绝望的际遇时，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让读者感受到哪怕些微的希望。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状态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甚至还是一种文化。或者换句话说，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封建氛围，日本女性最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便是在这种氛围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日本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

程度和获得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状态，从而通过不同手段来表现她们的不满甚或反抗，比如说不结婚、晚婚以及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比如更强调女性自身的感受而不愿对男性逆来顺受。当然，这一切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应体现，在这个系列丛书中，山崎纳奥可乐（1978）的《此世双人难全》和村田沙耶香（1979）的《星辰啜露》应该归于这一类作品。

山崎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实力派新锐作家，《戴着假发的美容师》和《手》分别被遴选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而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于2010年发表后便被荐为第2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邂逅年长半岁的男同学纸川，在后来分分离离的同居生活中，“我”认为“男朋友不等于监护人”^②，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地与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代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对策’和‘为摆脱不景气重视协作和结婚’等口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的‘大力生育、发展人口’毫无二致”^③，进而清醒地指出“为适应现代日本社会而进行所谓的人生规划，简直荒谬。社会需要的是创造，而非仅仅让人来适应它，它需要具备识别能力的我们从今以后构建并开始崭新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更加宽容的未来社会中规划人生，亲手开创未来时代”^④。终于，“我”在连续投稿应征文学新人奖的第三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人奖，体会到“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被供养的幸福，而是在于向能够供养的幸福转变”^⑤。

文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则体现在另一个领域——性爱。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文学叙事中，女性在性爱领域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对于这种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的从属地位，松浦理英子借助《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干脆从男女性关系中抽去肉体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占据的统治地

位发起挑战。而在山田咏美的《磁石》等作品里，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或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如铁屑般的成年且有社会地位的男人。较之上述前辈女作家，村田沙耶香更强调青年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细腻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来界定与性爱对象的相对关系。出于这种另类思考，村田在《星辰啜露》中的分身“鹤子”是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来选择性爱对象和做爱方式，以此来颠覆性爱领域历来由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顺便说一句，《莢蒾航海》中的“莢”字与其作者村田沙耶香的“沙耶”同为“SAYA”之发音，我们当然应该将这个并非巧合的巧合置放在“莢”的多重隐喻之中。

与中村文则的宏大叙事以及村田沙耶香等女作家针对男性在性爱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而做的颠覆性写作相比，文艺奖和芥川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青山七惠（1983）更关注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特异感受。青山的处女作《窗灯》及其后续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和《魔法师俱乐部》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女性或少女，都是难以融入社会，不善于与亲属、同事、同学交流且个性奇特的边缘性女性。比如《绿藻》里中途辍学的女大学生为反偷窥而夜夜上街窥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看到“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和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里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为从自由打工者转为正式职员而不辞劳苦，希望借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前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魔法师俱乐部》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仅仅因为想当“女巫”而受到全班同学的歧视并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位倔强的少女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妥协，长年来在同学们的歧视中我行我素，以致在夏令营里最终失去最为亲密的两个小

伙伴。在家庭因父母失和而解体后与成年男人非法同居，面临相关人员调查之际遁往远方……在这些作品中，通过青年女性乃至少女身处家庭解体、价值观混乱等乱象所感受到的孤独和迷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青年女性的困境和迷乱所表现出的不懈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樱》登上文坛的西加奈子（1977）在其代表作《通天阁》中塑造的人物也是此类位于边缘的底层人物：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被去美国留学的男友抛弃了的“我”；无人待见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物各有不幸，挣扎着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社会最底层。“我”为了负心男友有朝一日回心转意而在色情酒吧苦捱时日。在确实看不到出路也得不到真爱的绝望时刻，“我”发现同性恋男子爬上通天阁，表示自己是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人，而试图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自杀。为了拯救这个因得不到爱并失去希望的同性恋男子，中年男子当众喊出了“我，喜欢你——”^⑥、“我不能没有你！”^⑦借助摄像机的长镜头，“我”发现同性恋男子“露出了无比幸福而又令人怜惜的表情，如同幸运的公主，如同收到了鲜花的女学生”^⑧。于是，“在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感到了很小很小，却又很清晰的预感，就像是通天阁上飘下的一片雪花一样”^⑨。如果说，作者满怀悲悯之情写出的《通天阁》能够为我们带来些许温暖的话，那便是存在于这种种绝望之中的希望了，尽管这希望如雪花那般微小。

无论在处女作《黑冰水》还是最新作品《十九岁的夏天》里，文艺奖得主羽田圭介（1985）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充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少年。尤其是后部作品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米田高考落第、复读待试，同时在工地上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却因结识卖春少女而萌动，因得到同为十九岁的老爷车而兴奋。他因这辆老爷车花去太多积蓄而心痛，因打工过度致使成绩下降而困惑……这些极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清晰地看

到了与年轻作者同时代的同龄人的原生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这一切之中，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青春少年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

这些日本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小组群像，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小组群像也只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整体群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金原瞳（1983）和绵矢梨沙（1984）等许多优秀作家，她们也是日本新生代作家群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向大家介绍这部分优秀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许金存

注：

- ① 《文学的现状》，（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作家》2007年第2期。
- ②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页。
- ③ 同上，第27页。
- ④ 同上，第27页。
- ⑤ 同上，第57页。
- ⑥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6页。
- ⑦ 同上，第167页。
- ⑧ 同上，第169页。
- ⑨ 同上，第179页。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湊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113

第三章 210

第一章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黄色的汽车。

而且还是连着三辆，一辆大汽车，两辆小汽车。一大早就看见了三辆黄色汽车，我还是头一次。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愣愣地盯着最后那辆车的车牌号，目送它远去。

今天没准有什么好事等着我呢！想到这儿，我真想对道路两旁的电线杆子和出来打扫自家大门外面的老奶奶们喊一声“谢谢你们啦”，但我还是低下头，瞧着自己交替迈出来的鞋尖，走了起来。万一乐极生悲，瞧见了蓝色的汽车可就麻烦了。上个星期刚刚穿到脚上的新运动鞋的圆鞋头还光亮着呢。我一边踢着水泥路面上的小石子，一边往前走。

“结仁，你掉了什么吧？”

背后有人拽我的书包，我回头一瞧，原来是葵，两条长长的辫子从她的小黄帽里垂下来。我忍不住嘿嘿嘿地笑起来。“有什么好事？快告诉我。”就在葵问我时，我听见身

后有汽车驶来的声音，慌忙抓住葵的胳膊，闪到路边躲车。

“真疼！胳膊都快折了。”

“葵这么结实，怕什么呀。”

“你嘿嘿地乐什么呢？”葵不解地瞅着低头走路的我的脸，问道。

从我现在这个角度看葵的脸，觉得可笑极了，憋不住又想笑。从附近公园里的树上，“呼”地一声，像是鸽子或别的什么鸟一齐飞了起来。

我凑到葵耳边，小声告诉她说：“刚才吧，我瞧见了三辆黄色的车呢。”

“什么？”葵迷惑地问。

“黄——色——的——汽——车，我看见了三辆呢！而且是连着看见了三辆，不是隔着的。”

“三辆啊？骗人！”

“是真的。怎么样？”

“太棒了！这么说，今天绝对有好事啦。”

葵就像是自己看见了似的高兴地笑了。看见她的笑容，我又高兴起来。不只是今天，仿佛明天、后天都会这样高兴似的。

“所以吧，我就尽量不看车了，万一看见了蓝色的车，不就全完了吗？我就这么低着头走到学校去。”

“那我给你看路吧。三辆车，太不容易看见了，真羡慕你呀。我才看见过一次两辆的。”

“我也是。而且还净是小松老师的车。”

“可是，小松老师的车能算黄色车吗？我觉得那辆车，怎么看都像黄绿色的。”

我斜了一眼葵，只见她正傻咧咧地半张着嘴，仰脸望着天空。慢慢地摇晃着脑袋，似乎正从那里寻找着小松老师的车的颜色。

其实今天我见的三辆车里的确有一辆是小松老师的车。虽说下雨天，老师的车看起来像是黄色的，可是晴天的话，就像葵说的那样，的确有点发绿。

“你说什么呐？小松老师的车是黄色的呀！要是那辆车不算黄色的话，你这帽子也就不算黄色的了。”

我伸手去揪葵的小黄帽，葵“啊”地尖叫了一声，夸张地踉跄了一下。从小黄帽里垂下来的两条辫子像鱼一样蹦跶着。今天真新鲜，她一向把头发像个饭团子似的盘在脑袋顶上的。

“葵，你的辫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真好看。”

“这个辫子吗？”葵自豪地两手托起辫梢，就在这工夫，一辆巨大无比的蓝色大汽车从她身后不远的护栏那边开了过去。

“都怪你，葵，傻瓜。”

我后悔死了，隔着T恤衫“啪”地打了她的胳膊一下。

“怎么了？”葵不明白为什么挨打，我指着汽车驶去的方向给她看。“嘿，这么快就看见蓝色车啦。”我回头一看，她正冲我笑呢，眉毛都笑成了八字形。

“都怪葵瞎说，不然，就不会看到了。”

“哟，怎么赖我呢？”

“当然赖你了。好不容易看见了三辆黄色的，这下全完了。啊，这么运气的事，还是头一回呢。”

我俩的脚步一下子慢了下来，后边的学生们不断地超了过去。其中也有葵班上的同学，葵满不在乎地跟同学打着招呼。我心里憋气，又加快了脚步。葵也紧跟了上来。

“别生气了，结仁。看见蓝色的车就会倒霉，哪有这说法呀？前几天，我刚一出门，就碰见了特别蓝的车，可是，那天上课，一整天老师都没叫到我呢。就连古藤老师的音读课，都没有叫我。”

葵摸着我的书包扣说道。课本和铁铅笔盒在书包里“哗啦啦”地响着。

“所以吧，蓝色的车看见也多半没事的。”

“葵，你也许没事，我可不行。”

“可是，三辆黄色的和一辆蓝色的相比，绝对是三辆黄色车更强啊。”

“我不是说了吗，我跟你不一样。”

不管我怎么说，葵都反驳一通，于是，我干脆一直跑到了电梯口去，书包在我后背上晃荡着。一出电梯，我在走廊上拼命快跑，可是，葵就像是粘在后背上的口香糖似的，一直在后面喊着“结仁，等等我”。

我一边回头看后面一边打开了教室的门，结果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只觉得脑门一阵发麻，眼前直冒金星，我双手捂住了脑门。“对不起。”我说着抬头一瞧，只见和我一个

架势的伊田站在我面前。

“对不起，角来同学，我刚才看别的地方了。”

伊田君一边笑一边摩挲着自己撞疼的脑门。他头顶上有一撮头发像鸡冠子似的竖着。伊田君问我“没事吧”，可我只回答得出“嗯，没事”。好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伊田君了，于是乎，黄色的车、一到学校就打算赶紧做昨天的作业等等，一股脑都忘得没影了。我正琢磨着应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回头见”，伊田君说完就到走廊上去了。我慌忙目送他的时候，葵站在了我眼前，得意地笑着耸了耸肩。

撞得生疼的脑门子仿佛转移到了心脏，怦怦乱跳着。

四年级三班比起别的班来，可爱的女孩子比较多，可是，由于可爱的男孩子少，所以女孩子很厉害。

可爱的女孩子们不用张口，就可以免掉体育课收拾球的苦差，就连午餐值日，都可以当最轻松的配膳员。借了这个光，即便是那些不怎么可爱的女孩子也都特别的霸道。像小芝啦、室田啦都是能吵吵的主儿，在走廊的另一头都能听见她们的说话声。什么该给金鱼换水啦，什么赶紧把桌子往教室后面推啦等等，不间断地向那些男孩子们发号施令。新班刚组成的时候，男孩子们还嘟嘟囔囔的，现在都快放暑假了，可能已经习惯了吧，都乖乖地服从命令。

我在班里不怎么爱说话。和小芝她们一样跟男孩子拌嘴，打死我也做不出来。而且，也不想和那些整齐划一地留着怪异的四股麻花辫发型，窃笑着在一旁观战的女孩子们瞎